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四

元 陳仁子 輯

奏疏一

西山真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賈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與

至言

龜山楊時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禹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西山真氏曰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諭蓋秦以養老之義以輔弼之臣以進諫之士故窮

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帝雖未至其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馳驅射獵則使幸進而傍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愚曰開漢家受言之路者文帝也倡漢士敢言之風者賈山也秦立狀言之甚高忠不及除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欲言秦蹈覆亡之轍使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言故山去而誼繼之誼亡而錯繼之陳章彬彬相踵漢四百年不罪言者其原蓋兆於此史謂山非醇儒夫山言養士尊老講學皆關王道大綱豈若章句儒呫呫守專門者雖不醇猶醇也他如言淮南王無罪及鑄錢之令言多激切上不加罰噫錯不可大用而用誼可大用而不用至山不加罰而今不見用史雖而用尤難哉

賈山 本傳山潁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内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

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聽言樂禍亂
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
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

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而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與饋同執爵而酳音胥進食曰餽

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祝餲在前祝鯁在後餲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

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

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泰虡猛獸名謂鐘鼓之柎飾為此獸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

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山指秦之失專歸於此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

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

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令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令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西山曰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將不肯從人主敺馳射獵矣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

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

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將四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自此而下盡發規諫本意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此欲文帝行養老尊賢之事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此語非所以導人主古者大臣不媟故

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此天下名言也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愚曰秦漢間人不廢學當阬焚兵戈間賈山學於祖父袪魏博士弟子祛誼生高帝八年學於同郡李斯明

堂正朔制度皆悉首以文筆顯學可廢乎

陳政事疏

東坡蘇軾曰此憂治世危明主也○又曰世嘗咎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

嘗推究其旨切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属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三表五餌人譏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天下殆將不安使賈誼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才之士哉○東萊呂祖謙曰以傳所序考之則纂集誼前後所上疏合為此篇以疏之辭考之則綱條相應又似一時所上何也蓋痛哭流涕大息之目必一疏所條畫班氏又取他疏以義類相從附之於其間耳如痛哭一條稱淮南厲王之謚而厲王追謚置園

在文帝十二年又稱馮敬七首陷其匈而馮敬之死當在文帝十三年兩者皆非誼初為梁王太傅時事凡此類皆班氏所附入也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强大也可為流涕者二謂匈奴嫚侮侵掠有可制之策而不能用也可為長太息者有六見於史者有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申商熟味所疏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於諸侯王皆衆髖髀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不缺則折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予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〇唐仲友曰誼學出管子專欲以智力防後世與王者規模亦別只是論德教與教太子禮大臣近王又曰誼未純王佐

然去伯佐亦遠矣又曰治安策不爲文帝當時說爲文帝後世慮人曰治安策不因前席不敢陳○愚曰賈生有王佐之才而未聞道故其識可以料一時其道不足以淑萬世夫孝文之時蓋可與有爲之時也經制不定宜乘此考帝王之舊賈生通諸子百氏之學又雜以刑名論諸侯王僭擬而不追五等邦羣后之制其流必至削七國而後止論太子當教而不述禹湯文武之學其流必至受術數而後止論治匈奴侵侮而不考天保采薇之規其流必至窮兵虛耗而後止論體貌大臣而不正冢宰總百官之綱則必有外戚篡國宦官專廢立而宰相不能制矣言富民奢侈而不明三代風教之原則必至如貢禹所謂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矣論變秦俗明制度而不襲明刑弼教之典則又必至如魏相所謂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

十二人矣嗚呼以文帝好言之主卒從生言生及此時不明大道復古制致漢不能為唐虞三代曾未易世弊不勝言誼之咎也伊尹納君堯舜之心周公經國制用之晝不如此甚至過湘弔屈憤懣自傷哭泣至死絕此豈知道者誼有才而不知道悲夫

賈誼漢本傳時匈奴强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過制淮南濟北王皆逆誅誼上疏陳政事又有告丞相周勃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亾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道鑑載之孝文六年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音傖攘亂貌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

首領匈奴賔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没為明神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亾極文帝在位先作顧成陽德廟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此指淮南王長居國驕恣譖踈稱制僭於天子六年謀反廢徙蜀道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此指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三年聞帝幸太原發兵反敗死）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

尚如是況莫大諸侯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衛操刀必割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令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墮音火規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

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音步冎反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為之資藉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

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惪古德字渥厚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强為亂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

淮南六七貴人皆亾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誼歷數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

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屠牛名坦孔子時人也事見管子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頓讀曰鈍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解支節也音胡懈反至於髖髀之所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頓斤斧○音寬陛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令諸侯王皆

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詘前言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令乃勸帝含芒刃而用斤斧何以自相戾耶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吳芮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

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

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利幾項羽將羽敗為陳令降上侯之頴川後反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亾聊慉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

瘇也又苦蹠盭音蹠戾足下曰蹠戾不可行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令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令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令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

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躃且病痱躃音壁足病痱音肥風病夫躃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亾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

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三表之說不可曉五餌畧見匈奴傳贊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令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此亦譏射獵之失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

號為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千石天子親號號曰太后諸侯號亦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高門曰司馬諸侯宮門為司馬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一而史削之令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其勿反

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於既反）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其勿反）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如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謂商鞅）并心

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又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誶罵也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說讀曰悅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亾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厥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亾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戸之簾剟謂割取也音輟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恵帝廟也音騫又音蹇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亾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

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讀曰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植建也僵偃也音疆）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

人也則可莞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愛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幾讀曰冀下同豈如令定經制經常也令君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亾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衆信謂其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

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紼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悳義師道之教訓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

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耆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喻矣喻與踰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釆齊（樂詩名也或作薺又作茨音在私反）趨中肆夏（樂詩名趨讀曰趨中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遠音于萬反長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誼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亟急也音居力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

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貫音工官反）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讀曰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

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

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與驅同）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亾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亾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

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級等也廉側隅也）理埶然也（陵乘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

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千六反）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

不泰迫虖（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亾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駡而榜（彭）笞之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如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

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讀曰鈍）亾恥謑詬亾節（謑詬謂無志分也音胡結反詬音后）謑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亾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亾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盭古戾字音盧結反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

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茍就害不茍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

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亾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諫放民私鑄疏

愚曰古者鑄錢以利民後世鑄錢以利國不利民不利國而徒為權奸者之利吾不知其何心堯遭大水鑄歷山之金湯遭大旱鑄莊山之金利民也管仲相齊行泉布以富強漢武征伐更錢幣以贍用利國也至若操柄不出於上鼓鑄興作於下其利未及

於貧民而多專於權奸之家又不如不鑄之為愈孝文尚寬放鑄之令失之大寬吳王以諸侯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皆權奸之徒專之故也民與國何利哉賈山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而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也山言與誼合音哉

賈誼 食貨志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諫云云上不聽是時吳王鄧通各鑄錢故吳鄧錢布天下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謂顧庸之直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

贏殽亂雜也言不雜鉛鐵則亾利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令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

不受之法錢不立依法之錢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茍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令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

其為禍博矣令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居宜反殘餘也羨饒益也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謂可棄之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

轉敗而為功令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論積貯事 愚曰積貯大事也傳曰國無三年之蓄則非其國文帝躬行恭儉以之儲峙豈不餘裕而誼猶廩然公私之積何也蓋文帝恭儉是節之之道也賈誼勸農是生之之術也節之者裁其所入而求之上生之者浚其所出而求之下二者交盡則儲其餘以備一朝不測之需噫世主皆若此庫有餘帛庾有餘粟雖桑孔融鉷復生亦何待捷出巧詐為國家根本之傷

賈誼 漢志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說上云云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 民不足而可治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纖細也悉盡其事也孅與纖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弃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衆者又甚衆殘謂傷害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方勇反泛覆也莫之振救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靡散也天下財産何得不蹷音厥蹷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幾近

也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令亦恐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子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音閻又丁念反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危欲墜之意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横也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罷讀曰疲齩齧也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擬擬僭

也謂與天子相比擬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圖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毆音驅著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言皆趨農作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庶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愚曰賈誼封建侯王子弟雖明一時之埶未考三代之制故其言驗

於後者特以其孰觀之而中且淮南地亘數千里而梁壤地褊小長沙地隘不足回旋此皆漢初草創封建無法而然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貽禍至此誼欲改制度者也而不考制度何耶古者建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壤地既定各無邪心誼若挾古制分天下為五等自可杜淮南濟北之謀何至七國削而叛叛而討者厥後齊楚之反梁地增力强七國以梁為限而不敢過淮南地割力弱七國至說淮南而不敢應誼之所言驗如蓍卜吾知誼自傅長沙以來諸侯厝火積薪之孰皆知其

必然者噫孰若復古制之為善哉

賈誼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

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梁王

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

疏云云帝從其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為淮南王○通鑑載在

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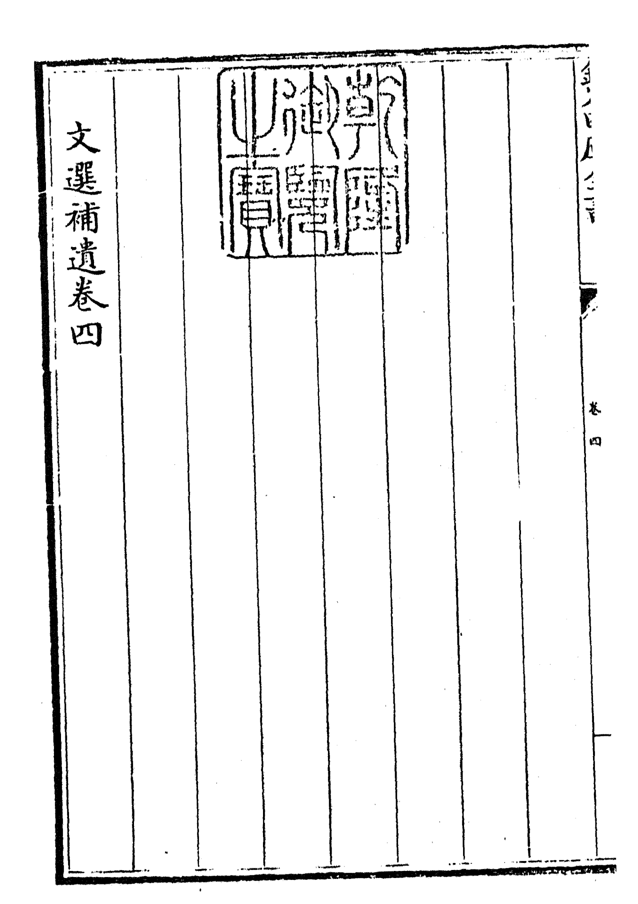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藩翰得宜則嗣主安固故曰皇太子之所恃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

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與芟同）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不義諸侯謂彭越黥布等）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東面最北出門日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

補中道衣敝自恚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新郪潁川縣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揵謂立封界或曰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

過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亂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按此亦所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

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衡仇人之胸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縣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卒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韋氏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也



文選補遺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棠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陳揚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五

元　陳仁子　輯

奏疏二

論貴粟　　東莱呂祖謙曰鬻爵始於文帝而浸淫於武帝文帝務在勸農故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之故除千夫五大夫免繇役爵得至樂卿有止夫以上乃得復一人武帝置武功直以國用匱法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是法制亦已周密然卜式輸財助邊賜外繇四百人則不止於復一人矣晚賜爵左庶長駸駸於封侯而無禁則其過於樂卿不知其幾倍自是而後補郎除吏亡

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則郎選衰吏道雜矣然其末年選用之序猶未至於能否混淆有可取者黄霸以入粟補馮翊卒史而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察廉補河東均輸長累遷至郡守而於農桑畜養米鹽無不通曉而治行卒為第一此其用之為有法也惟其入財補官之人不隨其才而泛使之益見其為冗也○過曰人臣心純乎理故其言醇人臣心雜乎術故其言疵誼與錯同以貴粟言也誼不過曰抑末重農而錯乃曰貴爵除罪帝從其言而置募粟之爵史誇其功而紀粟陳之由嗚呼以文帝之恭儉加以重農抑末遲之數年自可殷富何待以術募民而誘之者貴爵不已則習為故常必至西園諧價關内侯入錢五百萬如桓靈矣除罪不已則作奸犯科徼倖苟免必有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二人如魏相所言矣錯之言計小利而

傷大體不如誼言為善也史謂賈誼晁錯明申
韓而議論不同又謂公孫弘仲舒以儒學飾吏
事而心術不同何耶○又曰晁錯貫粟若就文
帝之時區處自有其道按食貨志漢初自天子
至封君湯沐邑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皆各
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轉關東粟給中
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又按梁孝王居天下膏
腴地府庫寶玉多於京師嗚呼禹貢納粟納秸
之法周官九貢九賦之式所以取於侯國者有
制而非但私其土地人民也錯知削七國之地
而不知責王侯之賦移此區處乃不削之削
強本弱枝實衆一畫也豈待賣爵除罪哉

鼂錯　本傳錯潁川人○通鑑載孝文十三年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食讀曰飼衣於旣反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

不待輕煖尚禦風寒不求靡麗飢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

患周謂周徧而流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公役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

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稱舉也今俗謂舉錢者）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貨行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一說奇殘餘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粱好粟即今之粱米）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

得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謂好車縞皓素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迕逆也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

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迺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諫起上林苑注原闕

東方朔

本傳朔平原厭次人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以朔為常侍郎初建元三年帝微行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朔在傍進諫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芋草名葉似藕荷長而不圓根正白可食䵷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

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隄限也輿乘輿也不敢斥言天子故曰輿無隄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紂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願陳泰階六符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論限民名田原闕

董仲舒本傳董仲舒廣川人食貨志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

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收田租又出口賦官又奪鹽鐵利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户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

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得專殺奴婢薄賦斂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諫昌邑王疏西山真德秀曰王吉龔遂之事昌邑王可謂不負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當加褒異以為人臣之勸可也而僅得減死且被髡鉗之罰霍光於是失刑政矣

王吉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

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専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

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霍光秉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

條國家便宜奏

趙汝愚進經濟錄奏劄曰切惟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魏相為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所言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也○愚曰處闇弱之世者宜於立法事英銳之主者宜於守法宣帝天資明達勇果不患不及而患其過故帝可以有為而相未嘗導帝以過為凡條列昭帝所行寬大二十三事皆除苛從寬之規鼂錯賈誼等所言施行又不過務農積貯之說此魏相養成德性懼帝挾英明而失之太過也比之荊舒執已見引進少年紛更天下事者不同

魏相

本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

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
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時

元康年間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
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
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
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
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

廵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寛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先帝謂孝昭也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大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

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
發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上施行
其策

明堂月令奏

愚曰魏相佐宣帝自地節三年至神爵凡九載其存也何書災異多而祥瑞少其亡也何書祥瑞多而災異少夫宣帝好祥瑞之心甚於孝武相逆窺其心素矣故今日條郡國逆賊風雨明日采易陰陽明堂月令以陰陽災異之說日警醒之而不使好祥瑞之私頃刻藏於胸次居中裁抑諂然古大臣儆戒之忠也至曰陰陽不和咎在臣等不但警君又以自警也後有奸臣掩天災不言既不警君又不自警待上以災異策免者大有愧矣

魏相

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

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屮木

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髙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宫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

太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瘢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罷軍卒卒之瘢于軍事者一曰新從軍而休罷御史大夫

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敕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西山曰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又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畧皆原於月令云

言得失疏

西山真氏曰漢諸儒惟董仲舒嘗以正心正朝廷為武帝言自餘往往詳於政事畧於人君之身吉所陳其有本末使宣帝能擢置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帝乃視為迂闊使之謝病免歸惜哉吉意以為之下蓋史家撮其大指如此此非本文也○愚曰士有所守則不變以求合無所守則必變以求合孟子以王道說齊梁言雖不行猶堅執仁義之理商鞅以王道說孝公言偶不中則遷就刑名之術宣帝雜伯之君也吉以王道陳之帝以迂闊視之吉寧謝病而歸未嘗以刑名逢帝有軻之心無鞅之詐賢矣哉雖然漢君有帝王天資者文武宣三人文帝雜莊老故規模粹而不盡武帝雜多慾故規模大而不正宣帝資稟不如文志氣不如武而又雜以伯道故規模卑而不醇宜王吉之言不

相入也

王吉 本傳吉字子陽琅琊臯虞人宣帝徵為博士諫大夫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疏云云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

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與由同以意穿

繄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户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萌生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財與裁同）吉意以

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魏詩伐檀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控制西羌事宜奏

愚曰趙充國有大力量古名將也其捍蔽西垂如泰山嶤巖而不可踰震壓醜酋如鈞石鎮重而不可移條畫利害區處事宜又如底柱屹立而不可拔不貪小利而伐其謀不攻支黨而伐其交皆老於兵法者也昔武帝疑李陵悔行而詔以行期陵不能特之以力量又貪淺稽之小勝以至窘降充國闢武賢鈔掠之非揚罕开闇昧之過再三詰問曾不變易而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卒如所料充國力量真可為國大臣矣豈特將

趙充國

本傳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天子下其書博議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胡悔反謂路紆曲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佗徒何反凡以畜産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計度也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

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刼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

陳兵利害

戴溪曰馬伏波矍鑠老矣被甲上馬以示可用李靖以自薦雖老尚堪一行後乃決策深入蓋武將餘習雖血氣已衰而心志未耗猶思攘臂抵掌賈其餘勇且不復為身慮況慮及國家哉古之名將豈有若趙充國之賢者充國老矣自請為將豈前二公比哉為將不

言兵而言國此豈可以將名也且其志不在羌漢嘗窮兵深入二三十年用事夷狄雖士馬物故而虜亦折北不支就使如辛武賢之輩出兵破羌羌亦當離解困弊不足抗漢未至如充國所慮者然充國志不在羌也漢名將稱衛霍然實無他能專以深追遠討為功又當時輕銳少年若終軍傅介子輩以圖徼倖懷匕首刺入於户牖之間使天子喜邊功輕敵生事者非此輩啓之乎充國老臣深識世變不以晚年一為宣帝言此誰當復言者愛惜民命保護國體使天子知養威持重不折天傷鏃亦足以制敵成功功成晏然而無後患餘禍可以活民命存國體正救其君之心術以為後世用兵之法

趙充國 本傳宣帝書敕讓充國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延上書謝罪因

陳利害云云六月戊申
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

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

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廹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羌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

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上屯田奏 倪恕曰禦敵莫急於兵屯兵莫急於食食不足則兵不能多兵不多則敵不可遏是故屯田之制不可不講也嘗考古今屯田往往皆無一定之所蓋因時度宜而為之宣帝之時先零罕开解仇結盟侵擾邊鄙當時議論欲裹糧深入一舉而滅之充國知其未可也以為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則四夷必有乘其敝者莫如屯田以全取勝田於浩亹積穀金城卒能破先零下罕开振旅而還中國不知其勞豈非屯田之利哉○愚曰先儒言韓信善將兵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愚謂趙充國善用兵破降西羌只是分數明此一便宜之事也兵用幾人粟用幾斛屯田利幾倍省漕運幾何破先零幾時如架屋者胷中歷歷先有成算振凱以還如抽

矢䏶中取諸脊耳後諸葛亮用蜀屯田渭濱與充國意合嗚呼皆分數明也

趙充國 本傳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云云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為忠言遂奏云云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藳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藳禾稈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

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

治也

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副馬二百匹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屯田第二奏

唐仲友曰守屯田議與亞夫堅壁事體同獨充國尤難蓋七國事急羌兵諸將所輕又充國自薦非亞夫乃文帝所屬之比

上狀

云云

趙充國 本傳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薦稠草 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

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

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倖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

識長册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第三奏

南軒張栻曰漢將孰賢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謀不謹也充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遽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經歷之多思慮之深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䘏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强西戎坐消焉此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復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在宣帝時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立制度為後世思安養百姓為

邦本計如魏相輩
皆當在其下風耳

趙充國 本傳上復賜報畧曰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虜攻擾屯兵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云云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算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

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髙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壍壘木樵與譙同謂為髙樓以望敵校聯不絶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亦猶周易荷校滅耳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闌械闌養馬也説文校木囚也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今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死解其處各於其處自死解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

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亦嫌字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

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輙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

論節儉奏温公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戴溪曰帝始即位召用貢禹虛已以待而禹拳拳

為帝言節儉數事將順其美而不能正救其失蓋爾望之剛堪以剛不足以感悟上心貢禹以柔不足以大起人意遂使帝徬徨四顧無所倚賴及其末年石顯之勢已成雖有韋玄成匡衡無如之何已○愚曰貢禹當元帝即位之初首從君心上求可謂先攻上身而惜未盡也剛則無慾慾則不剛二者相根而起易之乾君道也易不曰恭儉而曰剛健蓋君而當天德之剛則由此入恭儉不難漢武病於奢而不儉孝元病於柔而不剛人固各有偏也禹之說誠善移其告元帝者告武帝則得而獨以告元帝恐未善也

貢禹 本傳禹字少翁琅邪人元帝即位徵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

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廏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

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東西織室亦然

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

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産

不能自言減省之事

取讀曰娶

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減損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

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論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愚曰人有所私者決不敢公於言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然也禹言事多矣不直言朝廷大奸而泛言末節細故譬之木心不固而樸斲文繡於其外其能久乎夫口賦之除非不可寬徵也鑄錢之罷非不可抑末也以至贖罪之議非不可厚風俗也奈何閹宦專權肆邪用事巳滋危削之根若此數者特其末耳及觀石顯以禹明經著節使人致意深自結納至薦禹歷九卿禹有所私於此其泛於言無責也至若恭顯白逮更生下獄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誅排去許史毀離親戚今又教人言

變事更生坐免為庶人貢助小人而誣君子又何失言哉

貢禹　禹為御史大夫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時初元五年

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専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

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有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捽拔取也杷手掊之也胼併也胝繭也已奉穀租又出稾稅稾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

賤賣以賈（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給其食）令代關

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也（乘登）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曰縱者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

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操持也切刻也）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謾誑也謾音慢又武連切）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誖亂也）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

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

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宫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宫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此篇經史氏刪削非復本文其云又言又欲恐非一時一疏所陳今采其議論

文選補遺卷五